

寻与遇

□玄子

古人有云,“敬惜字纸”是一种自觉、一种敬畏、一种情怀,一种对于精神的崇尚与向往。读画亦是如此,任自己的心意由着画境驰骋,怎样的信马由缰都使得。尤其是古画,在心与眼的盘桓中,领略到的别有一番韵味。在春日的午后,沐手、燃香,有好友在旁抚琴,那琴自然是古琴,清越之音响起时,心亦随了琴音、香气袅袅而起,直去了画中意境,只做那负手向山或是低头思棋的人儿,都承了画家的情,而这样的契合在如今纷杂的世间很是难寻了。

偶然得遇白音格力的《墨戏:人文古画三十品》,如觅知音。他在自序中写道,准备写作《古画知道光阴》时,有几天放空自己,“退纷扰,去杂念,避俗事”,转化为行动,便是无论白日多忙,都会去附近山里走走,在月下闭目静坐少许时间。这样的静坐与行走,便是退,是隐,是超然于物外,置身于画中。想着曾经有一段时间也痴迷于写读画笔记,尽管是与西方的名家们相对,无论是思想还是见地,都颇有隔阂,却也如翁贝托·埃科所提倡的,将自己置身其中,那一幅幅作品便开放了,任我畅游其间,倒也有了自己的体悟与见解,其中过程更有怡然况味,读得多了,自顾梳理出只有自己懂的脉络来,反倒与画者相通、投契。

白音格力当也如此,他更规矩,因要结集,《墨戏》有清晰的条理,以朝代更迭为主线,自唐始,五代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捋顺下来,唐、五代只选三人,宋元明清翻番亦不过六人,与浩瀚的历史相比,是寥寥几颗璀璨的星子了。从李思训、王维、荆浩、董源、巨然到李成、范宽、李唐、米友仁、马远、黄公望、倪瓒、沈周、唐寅、文徵明、董其昌、石涛、朱耷等,从李昭道的《明皇幸蜀图》、巨然的《万壑松风图》、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、黄公望的《快雪时晴图》、沈周的《云际停舟图》、陈洪绶的《疏林眺远图》、石涛的《松荫研读图》、朱耷的《秋林亭子图》等三十余位大家巨作皆集于这个小而美好的集子中了。

在这一系列的山水、云月、洲渚、亭台之间,很自然地沉浸,仿如化身是那画境中的人,背了双手,与那旷远的山川、树木合而为一,距离便自然地消除了,眼中所见与心中自然莫逆,近处的幼石、苍树、如镜面的水、拙亭都沉浸成自己的颜色,在世事更迭里归隐,枯与寂、寒与寥、荒与古,饶是炎炎夏日,也在琴音与溪声里静了下来,惹上凉意的又何止是透着倦意的身体呢,“何处堪避暑,林间背日楼。何处好追凉,池上随风舟。日高饥始食,食竟饱还游。游罢睡一觉,觉来茶一瓿。眼明见青山,耳醒闻碧流。脱袜闲濯足,解巾快搔头。”如此看来,白居易先生是深谙其中滋味,并乐此不疲的吧!而白音格力是颇得“光阴良善,结此一缘。四山画影,一院诗人。”的真谛了。

如北宋郭熙作《林泉高致集》,在《山水训》开篇中,即提到想要“苟洁一身”,出尘拔俗,不必学古人归隐,心存“林泉之志”“烟霞之侣”,可借妙手绘出,从而借助山水画,“坐穷泉壑”,尽享“山光水色”。

496

从武侠小说,到武打片,再到近年的“抗日神剧”(其实是披着抗战外衣的武打剧),都存在着一个倾向:极端夸大作为英雄的“我们”的武功,以致造成明显的悖论,既然“我们”这么厉害,当年蒙古人、满人又是怎么征服中国的呢?西方人、日本人又怎么能欺负中国呢?

相对的,从西方到香港的警匪片,作为武打片的“近亲”,却存在着一个跟武打片相反的倾向:极端夸大作为歹徒的“他们”的能量,以致造成明显的悖

论,既然“他们”那么厉害,警察及其背后的国家机器,到底是怎么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的呢?(比如《无间道》《使徒行者》,警察与黑帮互派卧底,完全是争天下的架势了,香港的古惑仔又怎么当得起呢!)

497

一般人似乎习惯于将“思想”与“哲学”画等号,简单地将“哲学”当成“思想”。确实,在古典时代,“哲学”是无所不包的,宇宙之大,人心之微,无往而非其思辨的对象,确可以作为一切“思想”的代名词,有如知识的大帝国。但近代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五零五



新书快递

谁的心不是伤痕累累

黄孝阳著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本书收录作者二十年来创作的中、短篇小说十八篇,包括上、中、下三辑:上辑“生活在别处,也在此处”收录小说四篇,以探讨当代社会为主;中辑“谁的心不是伤痕累累”收录小说七篇,以描绘情感生活为主;下辑“小城往事与人生”收录小说七篇,以记录县城人物故事为主,多为新作,是作者近年创作的方向之一。

另起的新文化运动

袁一丹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新文化运动作为“起点”的标志性意义,从长时间看,终体现在语言文字的变革上。“五四”文学革命,亦可视作一场漫长的读写革命。从不同角度探讨汉字存废及阅读方式、书写习惯的变化,未尝不是松动“起点”的另一种方式。重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,困难之处还不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。时至今日,我们完全有能力寻觅更多的历史细节,把故事讲得无比繁复。真正的困难恰在于胡适

反读书记(一七五)

□胡文辉

以来,这个大帝国已经根基动摇、分崩离析,宗教(神学)、科学、法律、政治……自树一帜,各求独立。“哲学”只成为人文科学中的一个门类,有如奥斯曼帝国瓦解之后剩下的土耳其了。

因此,当今之世,要寻找“思想”,已不能向“哲学”里面去找,如今所谓“哲学”,其实只是“哲学史”而已!

但“思想”到底在哪里呢?在这个学院化、专业化的时代,诸学科各据一方,有如列国,而“思想”却没有自己的独立领土,成了知识世界的流浪民族,就像旧欧洲寄人篱下的犹太人——如果不是吉卜赛人的话。

钱锺书首返清华(联大)执教(五)

□钱之俊

说说钱锺书在联大上课的情况。钱锺书在联大一学年,除教低年级必修课大一英文,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(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和二十世纪欧洲小说)。钱锺书上课的具体情形,在其当年学生的回忆文字和日记里有记载。

钱锺书的学生许渊冲到联大报到时(1938年12月31日),联大已开学一个多月。据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,外文系一年级有三门必修课:大一国文、大一英文和逻辑;有两门选修课:中国或西洋通史,一门社会科学(政治学、经济学或社会学),一门自然科学(物理学、化学或生物学)。英文课排在每天的第一堂,星期一、三、五讲读本,由教授讲,星期二、四写作文,每周一篇,由助教批改。国文、英文都分组讲。(1939年1月1日记,《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》,第56页,云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)

大一英文被分成ABCD等18个组,钱锺书在B组。许渊冲想选C组潘家洵的组,结果却被分配到N组,由南开大学柳无忌教授讲授:

在注册组看到大一英文分十几组:A组教授是陈福田,原是清华外文系主任,吴琮就在他那一组,说他英语非常流利,因为他是在美国檀香山生长的华裔美国公民。B组教授是钱锺书,是清华出名的才子,他入学考试国文英文全优,但数学不及格,是破格录取的。他上课时不太用力,考试却是全班第一,因为老师讲的他全知道,甚至老师只提到书名,他却已经读过全书了。C组教授是北大的潘家洵,我来联大前就读过他翻译的易卜生戏剧,他讲课用翻译法,上课时教室外都挤满了学生,是联大最受学生欢迎的英文教授。我本来想选他这一组,不料注册组说:大一学生不能自由选择,由大一指导委员会统一分配,于是我就等注册组通知了(1939年1月2日记,《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》,第59页)。

大一英文使用的是陈福田编的统一课本,第一学期侧重中国的现实,第二学期主要讲美国的政治文化科学。许渊冲到联大一个月后,虽然没见到钱锺书,但已经读到了他的文章:“钱锺书先生文章中往往妙语惊人,令人应接不暇,也就提高了学生的眼界,要求作家语不惊人誓不休。”(《许渊冲西南联大日记》,第76页)